

有一个遥远的传说

东霞◎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一个遥远的传说/马东霞著.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2.8

ISBN 978-7-5513-0326-2

I. ①有… II. ①马…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90502号

有一个遥远的传说

作 者 东霞

责任编辑 耿英 周瑄璞

封面设计 高薇

版式设计 前程设计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syb1@126.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陕西天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毫米×毫米 1/16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4.25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326-2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54

献给

我的第一、第二个粉丝！

东霞



一个沉醉文学的女人

——张文彦

说来我和东霞是比较近的老乡,进城后又住在相距只有一站地的同一城区,却几十年没有见过面。各自退休离岗了,才有了联络。

有一天,当她穿着小棉袄,又套了厚厚长长的羽绒大衣来到我家时,这个个子并不算矮,又不乏富态的女人给我的感觉却是随时有被风吹倒的危险,几级楼梯上来,便气喘吁吁。室温二十多度,我们都穿着薄薄的家居服,她却不敢脱下外套,中途尝试过一次脱掉大衣穿着小棉袄,但不足一刻钟,就说冷得不行,只好又套着大衣坐着。我惊叹一个还不足六十岁的女人,怎么会把身体搞成这样,但她慢条斯理的谈话流露出的浓浓乡情,马上改变了我们的谈话内容。我们谈家乡的花子馍、御面,谈套袋苹果,还有那和砖块一样瓷实的豆腐。然而,这些最能勾起我们乡情村绪的关于家乡美食的话题没有持续多久,她便很自然地谈到了文学。她谈她最喜欢的中国作家和外国作家,又谈她最喜欢的那些作家的传世佳作,谈到了她的创作。她可以整段整段地背诵她作品中的章节,像介绍一个熟悉的朋友那样,顺畅而丰满地介绍她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她没有更多的话说她的家人,却用了大段大段的话说她作品中的故事。我仔细地听着,却有种淡淡的悲催之感油然而生,我暗暗地诅咒文学是个恶魔,它要是缠上了谁,就会让谁陷入无法自拔的深渊,我突然感到眼前这个病恹恹的女人的不幸来,病成这样,还沉浸在她的文学天地里,她大半是被文学之神俘获了。

又一日,东霞带来了一厚叠她的作品打印稿。现在六十岁上下的女人,大多不会玩电脑,不会用电脑打字,不知什么叫电子文本,但她说这一厚叠稿子是她一句句敲出来的。她似乎怕时间会轻易溜走,一落座就又谈上了文学,谈她这些作品的创作经过,努力地阐发她的写作动机,她的宗旨和用心。痴迷文学的青年,我见过很多很多,但像她这样已近耳顺的人,还会如此深沉地爱着、梦着、维护着、践行着文学精神的人却不是很多了。年轻时做过的文学美梦,许多人会随着年岁的增长,被现实生活的砂轮磨平磨光,以至到了晚年甚至会忘了自己还曾经有过这样的梦想。但东霞不是这样,她说她是学中文的,文学是她终生的热爱,她希望能有一本书安慰自己用了一辈子的时光对文学梦想的追求。于是,我留下了她的作品。我细细读了稿子,速度很快,原因是这些作品对我没有任何障碍,她使用的乡言土语我百分之百明白,她描绘的风土人情,生活故事,我几乎全部熟悉。看她的表述方式,就像听一个邻人叙说自己的家长里短,在纠结自己生活中的幸与不幸。有没有人听不要紧,要紧的是自己和自己对话也罢,对别人诉说也罢,她使用这种方式说出了自己心中的郁积,搬掉了心中的块垒。疾病折磨了她,她却用这种诉说快乐了自己。当我一字一句读完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突然修正了原来的看法,我想,文学对她来讲,也许是一个快乐的天使,它教会东霞自己和自己对话,教会东霞倾诉发泄自己的见解,教会她把琐细情节化,把哲理艺术化。对东霞来说,文学就是一个拯救自己的天使,被文学俘获是一件快乐至极的事。

作品读过已大半年了,但其中不少篇章依然印象深刻。特别是像《274 棵苹果树》《臭女子》《年来了》这样时代感、现实感很强的作品,会把许许多多的思考留给读它的人。这些小说和那一组组散文,基本上都是她身边发生过或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有的甚至是原生态的没有经过加工的“毛料”,但读来反觉亲切,不做作,即使文学意味不是那么浓重,但如果能引起读者对社会、对人生、对乡情、对亲朋些许思考,我们就应该欢迎它。

东霞给我说,她那次西藏之行,是去为天下好人朝圣的,希望她在作品中表现出的虔诚,也包含着对文学的一次求签问卜。她求到了上上签,有了那篇温婉动情的《感念西藏》,也同时有了将这本书付梓面世的勇气。

东霞迷上文学创作,所以她是个幸福的女人。

六十岁上有了这本书奉献给读者,读到它的人也会是幸福的。

目 录

你是哪里人	(1)
有一个遥远的传说	(4)
四爷	(6)
村里有座古庙	(10)
祖母	(14)
感念西藏	(17)
盘尼西林	(22)
门背后	(25)
我的百宝袋	(29)
瞧这一家子	(32)
标杆	(35)
又去唐家	(38)
女儿	(42)
小姑贤	(44)
安静芳	(47)
他才像个男人	(49)
有吃的有看的	(53)
优待自己	(56)
274 棵苹果树	(60)
臭女子	(117)
年来了	(169)

你是哪里人

有人问我,你是哪里人?我说旬邑人。我把旬叫 sun,二声。对方脸上笑笑的,说旬邑的,看我一下;又有人问我,你家在哪里?我说旬(sun)邑。对方不屑地说,噢,旬邑,你那里出洋芋。我立即脸上悻悻的,好像尾巴被人揪了一下。

那是1974年,我坐着敞篷车从旬邑来到西安。我很土气,穿着母亲做的方口布鞋,双颊有两块很重的红血丝,说一口旬邑土话,胆怯、自卑。我很好的朋友陈兰蕙后来多次说她第一次见到我的情景,曾经令我很不好意思。她说她带着铺盖走进陕师大后院女生楼四楼朝南的一个宿舍,看见我坐在进门处的架子床下铺。我见她带行李上楼出了汗,站在桌旁长出气,一个劲对她说,你坐(cuo)嘛,你坐嘛。

的确,我那时实在土气(一直土气着),怕在人前说话,怕人问我是哪里人,家在哪里。我费很大劲也把 sun 改不成 xun,可是,给我们带写作的老师偏偏在全班同学面前问我,你家是哪个县?

老师姓文,矮个儿,胀眼泡,看上去暮气沉沉,课却教得好。老师从一班教室来到我们二班教室,手里拿着几篇作文稿。他没有站在讲台上评讲学生的作文,进门后可能坐在讲台前或者门口某位同学空出的座位上。老师叫到我时我没听见,同桌推我一下,说文老师叫你哩,我赶紧站起身走过去。老师面前摊着我的作文稿,他没先提文章好赖,第一句话又是问我,你家是哪个县?我低声



有一个遥远的传说

说,旬(sun)邑县,老师说,噢。然后才开始说我的文章。他说你的这篇《走进师大》写得好,文字比较简洁,起头结尾承接得好,我给你改了几个错别字,你再看看。我说噢。老师又说,你们旬邑最早叫做“豳”,是西周的发源地,文化底蕴很深。你知道不?我不好意思地说,我不知道。老师说,你看《中国简明史纲要》,里边有记载。我拿着作文稿回到座位上,心里很激动。老师没有改动我文章的语句,只画出几个错别字,后边用红笔写几行好的评语。

1974年,中国处在“文革”末期,政治环境是防修反修,备战备荒。全国都在挖地道,防止美帝、苏修、蒋介石打过来。毛主席有一条指示,叫“备战备荒为人民”,举国上下奋起挖地道,连农民也挖地道。我们新生进校来,不是坐在教室安静地上课,而是推着架子车,挥动铁锹在校园挖两周地道。两周劳动结束,才开始上课。带写作课的文老师第一堂课没讲啥,他介绍一下自己,认识认识学生,然后要求每人写一篇进校后的感想。自拟题目,诗歌、散文、记叙文不限,三天交稿。下课后,同学们便跃跃欲试,都想露一手。而我心里空空洞洞,不知从何下笔,眼看同宿舍、外宿舍的人已经成篇,自己一个字写不出。憋到最后,仓促写成不足一千字的记叙文《走进师大》,交给学习委员了事。根本没想到,这篇短文能受到好评,这无疑使我受到鼓舞。而更鼓舞我的是,如老师所说,翦伯赞主编的《中国简明史纲要》第一册三十页有三段关于旬邑的记载,说周自后稷十几传至公刘,迁居于豳(旬邑)。周人渡过渭水,在豳地建立庐舍,豕牢;开拓田畴,划分疆场;分配土地,继续农业生产;“取厉取锻”,改进生产工具,并提高了农业生产技术,开始“彻田为粮”——强制村社的人民用劳役的形式提供地租。经过八代三百年,传至古公亶父后受到西北游牧部落侵扰,才去豳迁居岐山下的周原。《诗经》《后汉书》几处提到旬邑,《诗经》中的《豳风》,就是描写早期周人在旬邑一带的生产劳动与生活风情: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耕……四月秀萋,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箨……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

真是太深厚,太优雅了!了解一点旬邑历史,像有了一点底气,少了一些自卑,无形中增加一点自信。参加工作后,单位同事和我开玩笑,说我是“苟巴”县的,说我是洋芋蛋,我不在乎了。有人连旬邑俩字都不认识,还有资格笑我是洋芋蛋?就像有人读老三篇《愚公移山》,不认识愚,干脆来个《公移山》一样——当然都是笑话了。

旬邑以前的确穷，自然条件差，原高、风大、水土硬，紫外线强烈，靠天吃饭。如今，旬邑发展快，道路四通八达，林果繁茂，经济向好；旬邑人说话土是土，语言特别丰富，听旬邑人在一起聊天，戏谑斗嘴，简直是一种语言艺术的享受；旬邑民风古朴，人心厚道，出来的人努力工作，能提得起笔；旬邑的苹果、花子馍美名远扬；旬邑的泰塔、古象化石、唐家民俗博物馆，样样是宝；旬邑又是红色老区，是许多老革命家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旬邑的马栏山、石门山，是避暑旅游佳地，那里还有秦直道……

旬邑的水土养育了我，她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现在已经不管什么土与洋，不管它洋芋、土豆、马铃薯了，谁若再问我你是哪里人，我会大声而自豪地说：我是旬邑人。这些年，我吃家乡的好东西很多，花子馍，狗舌头馍，御面，苹果，可我没能为她做过什么。现在退休了，有闲时间，写点文章，用文字来传扬她，赞美她——仅此而已。



有一个遥远的传说

旬邑人把祖母不叫奶奶,也不叫婆,而是叫爸,读二声,与拔同音。外婆也不叫外婆,叫外公。外婆的外,不念 wai,而念 wei。把母亲叫得更是生硬,拼音无法拼出来。

一个地方总有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色。旬邑东邻铜川耀县,南依淳化,西连彬县,北边与甘肃正宁接壤,四邻称呼祖母均为奶奶或婆,唯独旬邑特别,叫“爸”叫了几千年,经久不衰。

跟我一般大小的农村孩子把父亲叫大,母亲叫娘,叫爸爸妈妈的稀少。后来随着农村教育的发展和普通话的推广,叫爸爸妈妈的孩子渐渐多起来。我每年都要回老家几次,村里的小孩子全都学会叫爸爸妈妈了,“大”“娘”之称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对祖母的称呼始终没有改变,无论年龄大小,工作与不工作,“爸”长“爸”短地叫着,一如既往。

孩提时代,天真无邪,整天围绕在祖母膝盖旁,爸啊爸啊,叫个不停。祖母给我讲故事,教儿歌,给我梳发辫。那时候,并不感到这个字有多怪异。长大成人,离开故乡前,祖母已经去世,想亲亲地呼叫一声“爸”也无人答应了。记得在师大上学时,一次和好朋友在读书楼前的花园里聊天,一时忘乎所以,爸长爸短地放开说。不料,朋友不客气地笑道:难听死了,你拔萝卜吧,拔,拔。从此,便不敢在人前贸然提及了。参加工作后,同事之间闲来无事偶然聊起各自家乡

的风俗习惯,乡语称谓,咋觉得“爸”这个称呼非常难听。尽管别人家乡的方言里有些字眼也很生硬怪僻,但我从不提及爸了。然而,年岁大些,感受可就不同。爸就是爸,很好,很特别,没有啥难为情或避讳的。

关于祖母的称谓,在我们那儿流传着一个凄美的传说。说很早很早以前,古幽之地,战事浩繁,劳役深重如山。方圆村落里的男人不是被抓去打仗,就是服苦役。连绵不息的战火,使得尸骨遍野,万户萧疏,十村九无人。有一户人家,孩儿的爸爸命毙疆场,爷爷死于劳役,母亲改嫁远走他方,剩下奶奶和幼小的孙子相依为命。小孩儿想念爸爸的时候,爸啊——爸啊——,叫个不停。奶奶为了抚慰孩子幼小的心灵,便“噢——咄,噢——咄”地一声声回应,久而久之,孙儿便把奶奶呼唤成爸了。

我从祖母那里采撷,祖母从她的祖母口中得知。一辈传至一辈,流芳至今。听起来令人酸楚,却不失优美。

传说毕竟是传说,边缘广泛,且少不得牵强附会。一位汉语言学专家对我说,“婆”之所以叫成了“爸”,是同位音变的结果。他不相信这个传说,说如果有这样的传说,也要考虑“爸”这一称谓的历史沿革和地理归属。这样说来,亦不无道理。远古时候,谁叫爸,爸爸?传说固然不能当真,不能刨根究底,更不能钻牛角。我是井底蛤蟆,到的地方很少,只觉得这个称谓独特,而且,旬邑人到现在仍把祖母呼唤为爸。有可能是过于热爱那块地方了,爱是最不讲道理的,即使土得掉渣渣,在我心中都是好的、美的,值得大书特书的。因而,我在这里将她记一笔,作为纪念。



四 爷

快做中午饭的时候,忽然,弟弟打电话来,说村里请县剧团给四爷唱大戏,问我能不能回去。我整天泡在办公室里,哪里能得自由,说回去就回去哩。

放下电话,一股思乡的情愫在胸间骤然潮起,五脏六腑温润绵软如幼时过大年喝下自家酿造的黄糜子甜酒,清醇甘美,心口暖呼呼的。给四爷唱大戏,多好啊!多少年了,没有听到四爷了,怎么又抬出他来了?并且大张旗鼓地为他唱大戏哩。弟弟说,村子里每年都给四爷唱戏,咱在外边不知道。这些年农村情况好了。我说:是吗,每年都唱戏?

我便絮絮地对女儿讲四爷,说我很想回去,很想坐在戏台底下听戏。女儿说我迷信,啥四爷?我说许多表面看似迷信的东西,其中蕴涵着深厚的地域文化。四爷是啥,只不过是一尊漂亮的雕塑,一尊“彩泥娃娃”。“文革”中曾被红卫兵打碎,“文革”过后他舅家人重新给他塑身,足见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给四爷唱戏,更多的意义是对本土文化的纪念和传扬,是人在接受文化的滋养,吸收文化的精髓,享受文化的馈赐与熏陶。

自我记事起,我们马坊村每隔几年都要给四爷唱大戏,祈求雨水。在我们那里,把这种大型的民间活动叫做“起会”。每年全县“起会”的地方很多,不是这个镇就是那个村。往往是一处“起会”未了,另一处又起。做买卖的人就接二连三地“跟会”“撵会”,赚取利润,可谓财源滚滚。爱看热闹的人“跟会”“撵

会”看热闹,多数人是为看大戏。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也有热心肠的人趁“跟会”“撵会”牵红线说媒,吃吃喝喝,不一而足。当然,更不排除戏台底下男女青年一见钟情或一相情愿的故事。但是,无论外乡外村的“会”起得多大,多热闹,都没有我们村里的“会”有意义,因为我们村有四爷,外村没有的。

关于四爷,相传他的原身是我们堡子对面赵村的一个放羊娃。赵村在我们堡子南面,两村之间横一条浅沟,沟两岸水草丰茂,沟底有潺潺溪流。一天后晌,一个小男孩儿在沟里放羊。忽然乌云压顶,电闪雷鸣,顷刻间大雨倾盆,水流成河。一刹那,羊群被沟底暴涨的洪水冲走了大半,放羊娃急中生智,飞奔到半坡一个浅窑洞里去避雨。谁知从哪儿来的一股仙气,小孩儿竟坐化在那里再也起不来了。开始时虽不吃不喝不说话,但尚有体温,头发也长,他母亲每隔一段时间翻沟过来看望他一次,见他头发长了便给剃一剃。有一次,他母亲正给他剃头,忽然雷雨交集,沟底洪水暴涨,母亲生气地在他头顶拍一巴掌,说:“看你害得我咋回去哩?雨这么大。”母亲的话语刚落,外边雨竟戛然而止。顿时,云开天朗,红艳艳的太阳挂在西天,沟底的水神奇般地消失了,母亲踩着石头过溪回家了。自那以后,四爷的头发再也没有长上来过,他母亲也没有再来看过他。于是,他成了神——赐雨水的水神。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给四爷唱大戏,表示庆贺;如遇天旱,久不下雨,唱大戏则为赐水。村人把四爷从学校门前的小窑洞里抬出来,敲锣打鼓在全村游(体察旱情),完了再把四爷放在学校的后殿里,或者临时搭起的彩帐中,摆上供品,顶礼膜拜。四爷就会赐水下雨的。

老人们说得更是神乎其神,某年某月,久旱未雨,大太阳烤得庄稼人眼里冒火花。请来戏班子给四爷唱戏,不到三天,便大雨滂沱,涝池的水往外溢,雨水滋润了我们全村的庄稼禾苗。又某年某月,紧邻的几个村子集资请县剧团给四爷唱大戏,四爷显灵,雨下了整整三天三夜……

四爷的舅家,是个大户村,村里有戏班子,撑得起台。若遇干旱,舅家村里的人便敲锣打鼓接他去邀舅家,给他唱大戏,祈求赐水。不仅他舅家人争,方圆村子也争着请四爷赐水。有一年天大旱,为争四爷,我们堡子的人差点和他舅家人打起架来。四爷赐水灵验,可谓家喻户晓,还曾经被外村人趁黑夜窃走过哩。



有一个遥远的传说

唱戏一般是忙罢，麦子碾打完毕，学生放了暑假。

戏台自然设在学校的大殿上。

台子前边，蹲着的是年轻小伙和中年男子；大姑娘新媳妇打扮得花枝招展，打着花布洋伞，或者戴着式样好看的新草帽，飘飘摇摇站在凳子上；年老妇人穿着新衣衫，坐在长条板凳上，绕膝的是孝顺的女儿和儿孙媳妇；宝贝小儿被父亲架在脖子上，在人群中拥来挤去。

满院子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连周围的树杈和围墙上也猴着那些调皮捣蛋，流着清鼻涕的顽童。

戏台上，锣鼓家什“铿锵铿锵”敲得震天撼地；戏台下，卖麻花卖油糕卖油茶，卖梅李子卖西瓜卖桃的小商小贩扯开喉咙，高声叫卖。戏台上，一会儿出来一个花脸老净，一会儿出来一个出水芙蓉般的花旦，一会儿才子佳人，姑娘小姐，聚于一台；戏台前蹲着的小伙子堆里，忽然有人猫起腰，有人嘘气，有人吹口哨。前边一旦有人站起来，后边立即跟着一大片，起哄、呐喊，坏小子们趁乱轰台。人群潮水般涌过来推过去，波浪般此起彼伏。后边的人就大声喊：“坐下，坐下！”维持秩序的小伙子们，使劲挥动着柳条在人群上空抽。

秩序重归于好。笙箫幽幽，歌管细细，倾诉着人间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这时候，有人挤出人群，去给老人买油茶油糕或端凉粉，有人给小孩子买麻花买梅李子吃。小商小贩的叫卖声更加不绝于耳，油糕油茶的香气弥漫开来，在孩子们的鼻翼周围萦绕，馋得人戏也听不进去了。

忽然，一阵凉风吹过，传来墙外边抽签“摇麻花”的歌谣：

大家抽，大家看，一抽只出五分钱。

抽了签，摇碗碗，揭开碗碗数点点。

不用慌，不用忙，裴郎爱的李慧娘。

戴镜的摇了七点点，五典坡唱的王宝钏。

轻轻摇，慢慢掂，揭开碗碗数点点。

戴草帽的摇了六点加两点，吕洞宾戏的是牡丹。

轻轻摇，慢慢掂，小伙摇了一二点，

吕布戏的是貂蝉……

有人经不住诱惑,挤出人群,去碰运气抽签“摇麻花”,有人给娃娃买一毛钱的梅李子,给自己量一勺两勺麻子嗑。买油茶油糕,是有钱人的奢侈,大多数人蹲在卖麻子人的筐篮旁量麻子。因为麻子最便宜,二分钱一大勺,一分钱一小勺。如果留意观察,一眼望过去,满戏台底下的男男女女几乎都在噼噼剥剥地嗑麻子。

那个年代,旬邑人跟集看戏抓麻子嗑,如同现代都市人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嗑瓜子一样惬意。

我至今会嗑麻子,尽管城里人用麻子喂鸟,麻子属鸟食,逛遍西安市的大小商场及超市,都找不到这种食品。只有在鸟市,才可以买到麻子。城里人对其不屑一顾,可我对其却情有独钟,家里有麻子绝不嗑瓜子,常常一袋麻子嗑完了,大家都会问:麻子没有了?

其实,家里的麻子总是不断。可是,即使每天晚上坐在电视机前边看节目边嗑麻子,也嗑不出老家露天戏台底下的那种感觉,那种意蕴,那种心境。我想,等过几年退休了,一定要回去看大戏,去祭拜四爷。拿条板凳,坐在戏台子底下,量几勺麻子,一边嗑,一边看戏。



村里有座古庙

我们村里有一座古庙,后来做了学校。我的启蒙教育阶段就是在那里度过的。高中毕业后又在学校当了三个年头的民办教师。儿时的记忆,成年后的困惑与理想,随着年轮的递增愈发清晰。每到闲下来的时候,有关那座古庙以及许多人和事总不断地在眼前浮动。晚上做梦,也离不开那飞翘的屋檐、石雕的门柱、阴森的后殿,还有那“当啷、当啷”的铜铃声。

那座古庙,也就是那所学校,坐北面南,三间门厅,中间一间较大些,学生早晚上学放学必须经过这个厅。厅两旁是教师房间,房间很狭窄,靠墙盘一火炕,窗前摆一桌一椅,椅子与火炕之间狭窄到不能过一人。过厅有两道门,一道通院子,一道便是大门。

大门两旁各蹲一石羊石猴,两个宝物招惹得学生们过来过去总爱趴它们的头,骑它们的背。我骑过一次石羊。有天下午到校较早,大门锁着进不去,因为先生吃饭未归,一群学生围着石羊石猴玩耍,我小姑扶我骑在石羊背上玩一会儿。

厚重的黑漆大门,正方形的镂花石雕门墩,门槛很高,尤其是通院子里那道门槛,初入学的小孩儿跨过去跨过来是比较费劲的。进了大门,正对面三间厦房,与门房对称;东面五间中房,西面是一个戏台式的大殿——这是前院。后院还有五间大房,比前院的房子更显苍老一些,称为后殿。后殿很阴森,墙壁上绘

了许多手持刀叉,青面獠牙,吹胡子瞪眼睛的神鬼画像。小孩子一般单独不敢到后殿去,说那里边有鬼。如果谁突然头疼脑热,回家家长必问:到后殿去了?怕是撞头关了。于是,端来水碗驱神送鬼。也有学生逃学装病,说他到后殿耍,头疼起来,家长不责骂,端水碗给他送神,油捻子烧鬼等等。

打我记事起,学校就是全大队(那时候把村叫大队)人的脸面,是上中下三堡子老百姓的骄傲,是全大队政治文化娱乐的中心。放电影、唱大戏、开大会都在学校院子或者后殿。后殿还做过母亲她们扫盲的冬学。我看的第一部电影《朝阳沟》就是在学校的操场上看的;看的几出老戏《柜中缘》《铡美案》《火焰驹》以及后来的样板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杜鹃山》等,也是在学校大殿的戏台底下看的。农村文化娱乐活动极少,除了每年正月十五各村耍社火,社员们的最大娱乐就是看大戏。

那时政治活动倒是分外频繁,学校院子开过无数次会。大跃进、三面红旗、打麻雀、反右、批斗地主富农、忆苦思甜、批判走资派、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及后来的批林批孔,农业学大寨等,各种大小会议都是在学校院子里召开。

主席台上,穿四个兜的住队干部和队干轮番念文件念报纸,主席台下男社员一堆,女社员一团。男社员抽烟打瞌睡,女社员偷空儿穿针引线,纳鞋底绣花鞋,还悄悄地交头接耳,公公长、婆婆短……主席台上的领导时不时提高声音批评说:底下开小会的人,注意一点!或者说:有些社员,咋不自觉哩……嘴里这么说着,眼光却在梁秋燕的俏脸蛋上瞟。

梁秋燕是我们堡子最漂亮,不,是最美丽的女人。梁秋燕不是她的本名,而是人们对她的爱称。她的个儿,她的面颊,她的眉眼,她的嘴唇,比戏台上的梁秋燕好多少倍。她的眼睛和嘴角,看人时不笑也在笑。不光院子里的男人被她那别样的美丽所震慑,我们在教室里上自习写小字拉大仿的丑小鸭们也心不在焉,希望能多看她几眼。仿佛她那张饱满丰润的脸上有光晕,反射得人看不清她。越是看不清,越是想看清,想看个够。无奈老师坐在门口,不能随便出去。学生便开动脑筋,想方设法往外溜。一会儿这个悄悄从凳子上站起来,走到老师身旁说:老师,我上厕所呀。老师头向外一偏,学生一溜烟跑出去了。一会儿,那个从座位上溜出来,蹑手蹑脚走到老师身边说:我也上厕所呀,老师。老师还是头一偏。原来老师偏头的一刹那,目光不失时机地在妇女堆里扫一下。

有一次,日落黄昏,梁秋燕不知是邀娘家还是走亲戚回来,从学校门前经